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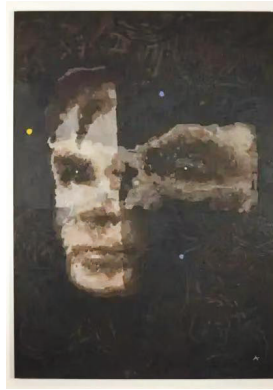
图片由AI生成



## 焦点追踪

不久前,由人工智能驱动的人形机器人“艾达”所创作的画作《AI之神》,在苏富比拍卖行以108.48万美元(约合791.49万元人民币)成交,成为全球首件在拍卖会上售出的来自人形机器人的艺术作品。

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AI(人工智能)生成的艺术品逐渐成为艺术市场的新兴力量,但是也引发了一系列争论,一方面,人们认为AI艺术的存在为艺术开辟了新的可能性,激发了人类对于艺术创作和想象力的新思考;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AI艺术持保留态度,认为人工智能无法真正感悟艺术本身,这样的作品并不存在艺术价值。但不可否认,《AI之神》的拍卖,将成为AI艺术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引发了人们对艺术品的商业价值、艺术的定义等一系列问题的重新思考。

《AI之神》  
图片来自苏富比官网

## AI生成艺术品价值几何

本报记者 胡春萌

被建构起来的。换句直白一点的话说,一部分团体或者社会群体建构了一套关于艺术的标准,包括艺术价值、艺术好坏的评判、艺术家好坏的评判,等等。很多研究表明,我们长久以来认为的艺术上的“终极真理”,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建构。在不同的艺术体制中,有着不同的审美标准,致使我们对艺术有了不同的审美价值判断。

“我认为艺术体制论在今天分析和评判AI艺术的有效方法或者切口。简而言之,社会认为这个东西是艺术,它就是艺术。”高宇坦言,“当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后,再反观AI艺术作品,它是否具有艺术价值,实际上取决于从现在到未来的一段时间,人们能否确立起一套承认‘AI艺术为艺术’的艺术制度以及相关的评价制度。”

如今许多人已经开始拥抱虚拟现实技术和AI创作,这并非艺术家的一厢情愿,与之相关的制度层面建设已经开始。以AI和虚拟现实为主题的展览,在威尼斯双年展、圣保罗双年展等全球性展览平台上已经出现。资本市场和美术学院、美术馆等传统艺术机构都在积极拥抱“AI艺术”风潮。

## ● 百万美元AI画作,价格背后的“价值”

自20世纪50年代计算机首次被用于艺术创作以来,数码艺术经历了多次技术革新。早期的算法主要基于视觉思维,而现代的AI则通过深度学习等先进技术自动生成艺术作品。这一转变不仅提升了作品的品质,也降低了艺术家的创作门槛,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尝试使用AI进行创作。AI已经成为推动艺术多元化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

然而,面对《AI之神》在拍卖行以逾百万美元的价格成交,很多人还是会思考“值不值”。“这件作品能够拍出百万美元的价格,是因为它在一个特殊的历史节点上,代表了一个艺术史上的重要事件和重要阶段。它的出现,代表了人在遇到新的工具后,产生了新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蒋旒认为,“所有的收藏和拍卖,成交价格代表的不仅是物品本身的价值,还代表了其背后艺术史事件和引申意义的价值。这

是一种艺术史的规律。这次的AI艺术品拍卖价格,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信号,即当代人的审美和收藏系统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赛道,就如同特斯拉完全打破了汽车的原有概念,我认为这是颠覆性的,它会改变艺术生产创作和评价的原有模式。”

“对于当代艺术创作者来说,创作模式的变化实际上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转化。”蒋旒认为,“新的思维方式会引导我们,一方面去探索作为人本身如何创造出引导艺术品,另一方面去探索如何自如、自洽地与AI共存。”在蒋旒看来,在一个成熟的AI发展方式下,AI并非替代人,而是变成人类的数字陪伴者和数字工人,能够代表人的另一种思维,“我认为我们目前遇到的AI或者正在经历的AI变革,只是发展的初级阶段。”

在谈到《AI之神》百万美元的价格时,高宇认为:“这次拍卖价格是艺术市场赋予它的价值。当然艺术市场的认可并不等同于资本认可。因为一件作品想要获得藏家的认可,资本必然需要为其背书。批评家、学者和研究者也会通过种种方式参与一件作品艺术价值的确立,从而影响市场价格。艺术家的作品价格和理论地位,都是在长期的运作中逐渐建构的,AI艺术也是如此。我们可以合理推测,《AI之神》的拍卖,其背后有着AI技术开发平台、资本方和利益相关方的共同运作。最明显,一场拍卖会一定是提前策划好。这一季要推广何种主题、推荐哪位艺术家,需要针对哪些藏家进行宣传,这都是在市场营销方案中就确定好的,它并非突发状态。”

## ● 今天的我们,如何面对艺术的未来式

面对科技的日新月异,当代艺术家们正积极与医学、数学等其他领域的专家进行跨界合作,利用AI技术探索新的艺术形式和表达方式。例如,一些艺术家使用AI分析医学数据,并将其转化为抽象画作;还有人利用数学模型来创造独特的视觉效果。这些尝试不仅丰富了艺术的表现手法,也为观众带来了全新的体验。AI正在引发一场艺术变革。

高宇认为:“今天人形机器人制作的艺术品进入拍卖行,这种情景与当年马歇尔·杜尚第一次宣称小便池为艺术时的情况非常类似。现在‘小便

池’已经被写进艺术史、艺术教科书,被艺术体制接纳,成为观念艺术和后现代艺术的先驱。我认为AI艺术未来也会发展到这一步。未来总有一天人们会进入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AI创作的艺术在艺术评价中会有确切的位置。”

与此同时,还有一个值得人们关注的问题——AI艺术的诞生已经渐渐开始影响人们对艺术的期待,高宇表示:“当人们慢慢理解或接受AI艺术后,观众心中会逐渐形成一种有趣的艺术观念——我们会越来越期待AI创造出只属于它的艺术,这样的期待会改变、影响未来的艺术创作方式。这可能会改变和形塑人们对艺术的看法。有个非常有趣的例子,如今的短视频中会有这样一类内容——真人在模仿AI机器人,人会刻意按照AI的方式做动作、说话或者跳舞。在未来的某一天,AI越来越像人,可能人也会越来越像AI,形成了一个相互影响的关系。人在期待AI会创造出什么,也在期待如何作为人去接受这些东西。”

如今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公开表示自己使用AI进行创作,“AI介入代表着新的工作方式”这一认知正在成为一种共识。

蒋旒认为:“AI的介入对未来的艺术创作会产生几个层面的影响,首先,在AI的帮助下,参与艺术创作的人群会越来越广,人人都可以成为艺术家、策展人将真正成为现实。其次,在专项的艺术教育领域,AI应用会成为常态。在天津美术学院,目前人工智能课是大学生和研究生一年级学生的课程,这代表着学校认可AI是一种创作工具。在未来,AI很可能会成为日常必须使用的工具。最后,AI介入创作很可能会影响艺术评价标准,大家不再过多讨论画作的技法,因为AI为创作者提供了技术支持,反而人们会更加关注作品表达的是什么,它体现的人文和文化又是什么。”

高宇坦言:“在AI的影响下,我们惯常所认为的艺术创作过程以及人们对艺术的评价会改变。AI已经代替了许多过去的工具,成为一种新的艺术创作工具。过去人们可能需要训练如何使用色彩、笔刷、纹理纸以及干湿程度不同的颜料。现在或将来,人们面对讨论,需要明确使用哪个平台的AI,了解每个AI平台的特性。使用不同的平台,就会养成使用不同平台的习惯。为应对这样的变革,艺术创作者们需要训练使用AI工具的能力。”未来已经到来,只是尚未流行。

## ● AI艺术作品,是否具有真正意义上的“艺术价值”

《AI之神》由人工智能驱动的人形机器人“艾达”所创作,描绘了“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之父”图灵。“艾达”是2019年由英国艺术家艾丹·梅勒与一家机器人公司合作制造推出的人形机器人。“艾达”通过与人类交流产生创意,使用“眼”部摄像头观察图灵的图片,并借助内置的AI语言模型调整草图,最终完成作品。

实际上,AI创作的艺术品已经不止一次出现在国际拍卖市场上。例如,2018年佳士得拍卖会上,一幅由AI创作的《埃德蒙·德·贝拉米画像》以43.25万美元(约合300万人民币)的高价成交。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未来可能会有更多AI艺术品出现在拍卖市场上。这也引发了人们关于艺术本质和创作主体性的讨论。

这些作品究竟是技术的产物,还是人类智慧与创意的结晶?

独立策展人、南开大学文学院助理研究员高宇表示:“这样的讨论并不是近几年才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欧美已经有很多计算机艺术出现,它们的产生也有编程和算法的助力,只是当时我们不称之为AI艺术。且当时的技术不如今天的AI技术那么好用,人在创

作中为主导,计算机是工具,所以在过去人们谈到这个话题并没有那么紧张。时过境迁,目前人们所谈论的‘AI创作的艺术品’,多指由AI智能主动创造艺术品,AI在创作期间似乎没有人的意志影响它。在这样的情况下,这样的AI作品可能给大家带来更大的心理影响。但是这样的作品真的没有人类的干预吗?生产作品的AI难道不是由人逐步开发、训练的吗?”

天津美术学院戏剧影视美术设计系主任、副教授蒋旒,一直从事AI艺术的研究与创作,她认为:“目前,所有机器人的行为背后,都是有强大的人的思维在支持、在影响。人们至少需要设计编程和指令。对于机器而言,短期内无法实现思想和思维,它的思维逻辑和行动方式都是人为赋予的。”

那么,不再由人类直接生产的艺术品,还是不是艺术?AI艺术作品,是否具有真正意义上的“艺术价值”?

“回答这个问题分为两部分,首先是讨论艺术价值是什么的问题,其次是讨论AI是否具有艺术价值。”高宇认为,“在过去主流的审美意识形态中,普遍的观点认为艺术是个人创造出的东西,艺术有着价值自律,甚至是被‘神化’的。这两年我开始关注艺术体制论,而艺术体制论和后来出现的艺术社会学理论,则一直在尝试告诉我们另一个观点和另一个艺术的故事,就是艺术的价值、艺术本身如何被定义,这些都是

## 非遗新传

百年匠心传承  
不断突破非遗技艺

记者:请您介绍一下景泰蓝传统手工制作技艺的传承情况?您是如何成为传承人的?

何爱莲:武清景泰蓝传统手工制作技艺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天津武清区毗邻北京,手艺人多进京学艺,然后回乡开办作坊。我爱人马国庆祖上世代为官,清朝末年掌管内务府,便把一些村里的亲戚带进京做学徒,学习宫廷花丝镶嵌和景泰蓝制作技艺。随后家族代代相传,将传统手工技艺传承至今。我的师父马玉元是第三代传人,自小便表现出对这项工艺的喜爱和天赋,并在景泰蓝和宫廷花丝镶嵌的基础上又研制出铁丝编工艺品。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很快打开了国外市场,生产规模越来越大,形成了以大良镇北小营村为中心辐射周围多个乡镇的外贸主打产业。

我身边的很多亲人都都在工厂里制作景泰蓝。有一回我去厂子里找大爷,他带我去车间看了他们制作出来的成品,我当时就被如此精美的工艺品震撼到了,我没想到一群不起眼的人拿着不起眼的工具,居然能做出这么美的东西,真是太神奇了。后来上了高中,我从课本里了解了景泰蓝的历史,对这项传统手工技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决定高中毕业后就进厂做学徒。我还记得第一次学习掐丝时,用钳子掰铜丝整了一手的血泡,回到家手疼得都睡不着觉,我妈心疼我,埋怨我放着好好的大学不上,非要去做这个罪。可因为那份热爱,我一点都不觉得苦。

我爱人马国庆自幼跟他的父亲马玉元学习宫廷花丝镶嵌和景泰蓝技艺,我们同期入厂,后来又携手走进了婚姻。1993年,我和爱人马国庆成立了天津市武清区华昌工艺品厂,生产景泰蓝、宫廷花丝镶嵌和铁丝编工艺品出口。经过对市场的研究,我们决定推陈出新,把景泰蓝和宫廷花丝镶嵌相结合,设计出既有文化底蕴又符合现代审美需求的产品,因为制作工艺精湛,我们的产品很快成为国内外中高端消费群体馈赠和收藏的艺术品。2016年,我们又成立了天津荣金工艺品有限公司。经过30年的发展,目前我们的产品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记者:景泰蓝传统手工制作技艺的独到之处在哪里?

何爱莲:景泰蓝的制作工艺非常复杂,用料



景泰蓝,正名“铜胎掐丝珐琅”,是一种在铜胎上,用柔软的扁铜丝掐成各种花纹然后焊上,把矿物质的釉料填充在花纹里烧制而成的器物。何爱莲师从马玉元学习景泰蓝传统手工制作技艺,成为景泰蓝手工制作技艺第四代非遗传承人。多年来,何爱莲与丈夫马国庆致力于景泰蓝手工制作技艺的保护与传承,在古法手工制作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将景泰蓝与宫廷花丝镶嵌相结合,创新设计出符合现代审美的景泰蓝工艺品,深受海内外市场的欢迎。何爱莲说,“在保护传承的同时,我们也希望通过更加多元的方式让更多人了解非遗、感受非遗、喜爱非遗、传播非遗。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者、传承人,共同助力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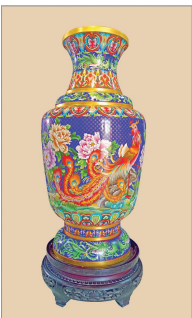
也很昂贵。景泰蓝整体制作下来大致分为七个主要步骤,即图案设计、制胎、掐丝、点蓝、烧蓝、磨光、镀金,这七大步骤中又可以分出108道工序,需要十几个分工合作,制作时长最少也需要100天,失之毫厘,就将前功尽弃,因此对制作者的要求非常高,需要制作者有足够的耐心和细心。

记者:在众多作品中,您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件?

何爱莲:让我记忆最深刻的是一位香港客人定制的景泰蓝青花瓷纹龙瓶,他非常喜欢青

## 何爱莲 用景泰蓝之美装点现代生活

本报记者 徐雪霏



花瓷和景泰蓝,有一次他去首都博物馆参观,看见了青花瓷纹龙瓶,就找到我希望能用景泰蓝的技艺将这件艺术品复刻出来。可是青花瓷的色调是以蓝白为主,用白色的釉料来遮盖底色较深的紫铜胎是很有难度的。但我想既然客人信任我,不妨就大胆尝试一次。如果挑战成功了,对我们的技艺也是一种创新。

制作这个青花瓷纹龙瓶最难的一步就在点蓝,因为青花瓷的颜色非常纯净,如果蓝色的矿石粉末稍微有一点不注意沾染到白色上,就会显脏,所以尽管那时天气很热,我们也不敢开电扇,工人都必须戴上口罩,生怕有一点点风就会把粉末吹散。我们反复对釉料比例进行调配,经过了36次的实验,终于把景泰蓝青花瓷纹龙瓶制作成功了。客人拿到成品后非常满意。这次经历也让我们的景泰蓝制作技艺有了突破。

记者:您对景泰蓝制作工艺还进行了哪些改良和创新?

何爱莲:2006年,景泰蓝制作工艺被评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08年,宫廷花丝镶嵌手工工艺被评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武清景泰蓝传统手工制作技艺又被评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第四代非遗传承人,我觉得我们有义务和责任将非遗继续传承和发展下去。景泰蓝传统手工制作技艺十分复杂,是老一辈的手工匠人一代代传承下来的,因此古法技艺不能丢,我们必须坚持手工制作。但非遗的发展离不开创新,因此我们只能

在产品的用途和设计上进行创新,过去景泰蓝都是工艺品,现在我们针对市场的需要开发了很多小摆件和小挂件,每年我们都会参加很多国内外的产品展销会,和消费者近距离沟通,根据他们的审美和需求设计产品。

比如我们的产品在国外的市场很受欢迎,我们就根据他们的风俗设计了很多节日主题的小摆件;再比如根据国内的婚庆市场,我们设计了龙凤呈祥的瓶子,戒指的首饰盒,现在年轻人都喜欢简约的设计风格,所以在色彩上我们也进行了改良,让颜色搭配更加简单大气,深受年轻人的喜爱。

非遗传承面临阻力  
致力推广让更多人了解景泰蓝

记者:您觉得非遗传承面临怎样的困境?

何爱莲:我们最初成立武清区华昌工艺品厂时,厂里只有二三十人,后来慢慢发展到了两三百人,可随着人员的年龄越来越大,目前厂子里在一线制作的员工平均年龄大概在50岁左右,员工流失严重,我们现在面临着后继无人的情况。像景泰蓝这样的传统手工技艺至少需要三年才能出师,我做这行做了35年,从头到尾每一项工序我都会,但现在制作景泰蓝还是采取合作的方式,因为每个人擅长的项目都不一样,有的人掐丝做得好,有的人点蓝很厉害,只有把每个人的强项都集合起来,才能真正制作出一件精品。但这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太难了,要坚持至少三年,还得每天面对枯燥的流程日复一日地练习,很难有人能坚持下来。

记者:您作为传承人在传承方面都做了哪些努力?

何爱莲:为了能把非遗继续传承下去,我在厂子里成立了一个景泰蓝手工制作技艺和宫廷花丝镶嵌制作技艺的非遗体验中心,2023年,这里还被天津市文化和旅游局列入天津市第一批非遗传承体验基地。

景泰蓝从海外传入中国,至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但也是深锁宫廷的600年,因其极为珍贵,老百姓很少能看到真正的景泰蓝制品,以至于我们去南方参加展会,很多人都把景泰蓝和景德镇联系在一起。因此如果想把这项技艺传承下去,我们首先得让更多的人了解它,懂得欣赏它,才能让人们真正爱上它。

目前我们的非遗体验中心免费对外开放,很多小学都会组织学生来这里参观,当孩子真正看到和摸到这些工艺制品时,就会在他们的心里播下一粒种子,也许有一天这颗种子就会生根发芽,那时带着这份喜爱来学习,就不会觉得枯燥了。

记者:未来您还有怎样的计划?

何爱莲:我想非遗技艺的传承单靠我们个人的力量还是太薄弱了,但如果能够娃娃抓起,让非遗进入校园,或许就会有很大的成效。目前北京工美技校已经将景泰蓝制作技艺作为他们的一门学科,让孩子们系统地学习这项技艺,将这门技艺变为自己的一项技能,或许对孩子们来说会更容易坚持下来。我也希望未来能够在天津推动景泰蓝进校园,如何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这项非遗产生兴趣,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